



顆粒吃多夫和他的羊

謝綠瓶

顆粒吃多夫和他的羊



謝綠瓶

顆粒吃多夫喜歡被包覆起來的觸感；譬如外套，譬如髮梢，譬如水。他穿淺灰色外套，蓄鬢髮，覆蓋耳廓，曾經潛進太平洋某座小島下方。偏好讓他有些特別；但認真與他人相較，又顯得平淡無奇。每造赤裸裸的生命散落各地，往往必須認同某張圖騰、遵循風俗習慣、通過器具媒介，找到安身立命的種種方式。只是有些自以為是，有些毫無自覺，只是多數與少數的差別罷了。

他外觀無異，只要別出聲說話，很難發現他不是他們，顆粒吃多夫猜想如天真的魔術師。直到戲法變盡，還是沒人看出從掀開的黑布躍出的，不是牛。眾人交頭接耳，他不知該如何解說它的模樣：頭狹長、毛粗直、偶蹄目、羶味，直形鐮刀狀的一對洞角。

光打在他身上，聽不到一點聲音，技法的差錯與巧妙，同時間發生在舞台上，奇異卻和諧。也發生在計程車上、櫃檯前、候車月台。顆粒吃多夫面對台下

鼓譟，從中認出司機、服務生，以及不相干人士，他們異口同聲：「噢，你是這裏人嗎？」

「我是。」

「你戴牙套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國語講得不錯哦！」

「謝謝。」

顆粒吃多夫只覺臉頰發燙，拉緊身上的淺灰色外套，順一順覆在耳廓周緣的鬢髮，若無其事走開了。

他掉頭走開，卻無意闖進由方塊圍成的塔，有意著迷古老神祕、永不失傳的高明戲法。是塔收留了他。

顆粒吃多夫很清楚，這些方塊來自千年前，取象天地萬物，觀諸蟲蟻鳥獸：從一塊石頭剝落；自一方田地萌發；由一片金屬分解；或者融鑄於火焰；飛濺如流水，存在不容抹滅的本質。每塊可拆卸的形符聲旁，如碎片散落各地，被誰拾起，填補一片虛空，將

亙古洪荒拼湊出豐饒文明。

鉛字橫躺紙面，字幕跳動螢幕，他反覆記憶想像，形旁聲符的組合，如何充滿一格方塊：鈴，從金令聲，表示鈴鐺。那是家裡電話響起的正確聲音嗎？河，從水可聲，這是流水滾動石子發出的真實聲音？顆粒吃多夫不是完全聽不到，只是不確定聽到的聲音，是否與他人完全相同；別人也不是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，只是不確定幾個含糊不清的音。

差錯與巧妙同時發生，笑點與爆點共伴，毫無規則可循，隨機加強或沖淡各種需要回應對話的場合，哄堂大笑與尷尬不耐兼而有之：

「我要借衛生紙！」

「你要結婚生子？」

「你剛剛的意思是不是說——」

「我剛剛說過了你沒認真聽！」

三十年了，顆粒吃多夫仍未習得真傳，將不起眼

的差錯融入流暢環節，使觀眾毫不知情。像驚腳的魔術師反覆練習相同橋段，面對破綻又驚又愧，猶如初見；有幸巧妙帶過，泰半失誤連連。

他倒是擅長校正錯別字，源自從小習慣透過視覺線索獲得訊息。當方塊鋪排文法規則，如井然有序的塔，構築堅信不移的表象；除非輸入、印刷錯誤，否則不容懷疑其正確性。他喜歡板書、字幕、跑馬燈、簡訊伊媚兒；更喜歡紙筆、白板、鍵盤，任何可以留下記號的介面，揀選字眼表達意思。面對模稜兩可時，也不免懊惱，為了避免衍生歧義，他寧願一個字不寫。

顆粒吃多夫內心陡然升起無以名狀的驕傲，以為自己可以運用文字自如，幻想灑豆成兵、揮劍成河，攻下一座座偉大深奧的文學名著。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其一。那是以貝多芬為原型，按照交響曲結構寫就的長篇鉅作。他尤其喜愛：

克利斯朵夫撲臥在萬物繁殖的草上，在蟲類嗡嗡作響的樹蔭下，聽著無形樂隊合奏。這些聲音，這些呼喊，他在內心都聽得到，微小或龐然的生物，皆擁有同樣的生命之河在奔流，克利斯朵夫也受著它的浸潤，和千萬生物都有同樣的血肉，好似萬流匯合，齊灌江河。當他聽見那樣的聲音時，幾乎沈沒了，胸懷幾乎爆裂了，那是來得突兀的一場變動。當他只顧注意自己的生命時，到處只見虛無，覺得自己的生命如雨水一般分解了¹。

他不清楚主人翁到底聽到什麼聲音？只覺自己被一條溫暖、厚實的綠毯完全裹住，深陷其中。草籽也是，蟲子也是，水滴也是，血液也是，生命也是，領悟一切自聲音分解而出，復又回到聲音本身。他被深深撫慰了，如鬢髮、如淺灰色外套、如一片蔚藍太平

1 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羅曼·羅蘭著，傅雷譯，桂冠出版。

洋。他甚至模仿葛奴乙² 蜷曲在荒涼山穴底下，躺在自己的墳墓裡，一邊哭泣一邊感謝起來，為這莫名的緣由。

那位暴躁易怒的德國佬也是聽到這樣的聲音嗎？他揣度著。有些知曉顆粒吃多夫情況的好心人，總是有意無意提及，語帶勉勵：「貝多芬是在失聰情況下創作出《快樂頌》喲！」讓敏感的顆粒吃多夫臉頰發燙，有些惱怒慚愧自己怎能與之相提並論呢？一方面暗暗替他叫屈。不論是譽為樂聖、天才的頭銜虛名，被封為殘而不廢的勵志典範也罷，無疑從滿地碎片窺見一部分的貝多芬啊，仍不損其音樂創作的喜悅，也不減其畢生所受的折磨。他是他。怎麼累進加減，都是「一」。

潛藏在他內心的疑惑於斯浮現：究竟是殘疾彰顯

2 葛奴乙為德國小說家徐四金所著《香水》筆下的主人翁，具有敏銳的嗅覺。

藝術的真善美；抑或藝術粉飾了殘疾？也許兩者如碎片散落各地，出自同源，也將殊途同歸？

助聽器讓顆粒吃多夫聽到嶄新的聲音：具有8千赫茲數位訊號頻寬、2階段適應性噪音抑制系統、11種聆聽環境程式選項，廠商標榜「原音重現」、「清晰自然」。但他仍不能確定，那是否就是真實的聲音？他倒是羨慕聾啞者，使用特殊語法的自然手語，佐以豐富肢體語言及表情，建立獨特聾文化，舉起鮮明旗幟，尋獲自成一格的生存之道。那是顆粒吃多夫攻不下的寂靜之塔。

然而有人找到他了。彷彿葛奴乙尋求孤獨的渴望，接近人類找尋同伴的本能。顆粒吃多夫孤坐在車站大廳一隅，有人興奮地拍了拍他的肩頭，回頭看，是名年紀相仿的男孩；只見他一手猛指自己的耳朵，另一隻手猛指顆粒吃多夫的耳朵，好似他鄉遇故知十分熱絡，有著令人窒息的熱切眼神。顆粒吃多夫這才

注意到他耳上掛著的，禮貌地對他點頭微笑，便低頭看起自己的書來。他仍打算進一步接觸，張嘴咿咿啞啞，對著顆粒吃多夫雙手比劃，引起旅客側目；顆粒吃多夫聽不甚明，只覺臉頰發燙，帶著歉然神情向男孩指指手腕錶面，旋即快步離開車站大廳，衝過剪票口，跳上一輛即將駛離月台的列車。

他到底是離開了，卻不確定自己往哪處去。一格一格風景不斷後退，男孩的臉模模糊糊，手勢與表情明明白白，顆粒吃多夫完全了解他想表達什麼，只是他不敢聽。從小顆粒吃多夫被安排就讀普通學校，配戴助聽器與一般學生學習。他擅長模仿嘴型，配合旁人動作，嫻熟文法規則；久了，老師同學習慣他不甚標準的發音、略顯遲鈍的慢半拍。每年新生入學，總有人好奇識破他不小心露出的破綻；只見他順一順覆蓋耳邊的鬢髮，藏起，露出；再藏起，再露出，成為顆粒吃多夫的本事。

他渴望被誰撿起，如一塊形符聲旁準確發出美好圓滿的音。試圖隨身攜帶不同屬性的碎片：族群血統、政治立場、宗教信仰、戶籍出生地、就讀學校、社團名稱等。但每一片被填入相似的空格，無法填補一片虛空。

無法填補，只能充滿。充滿在無聲無象的天地，他頹然坐地，望見滿地無用的枯枝不知被誰撿起，或橫畫、或交叉、或圈點；最後用尖石在地表刻劃一條深刻而腥紅的平行線，並在橫線上方擺放一顆石。他盯著那顆石良久，渾不知目睹一枚新字的誕生，一則思想的躍進。而天空，一隻一隻鳥飛過，紛紛張開紅色的喙嘴，他仰頭，發現有人正在試圖向他形容鳥的聲音。那是「鳴」。

就要落幕了，顆粒吃多夫的頭部開始隱隱作痛，頭上似乎冒出角。如羊頭頂端一對中空的角，沒有神經沒有血管，脫落後不再生長。羊角外邊包裹一層層

堅硬的角質套，悄悄蛻變為獨一無二，充滿柔軟而喜悅的內裡。

像是指認出自己的真實模樣，他不再又驚又愧蓋上黑布，朝舞台前方跨出一步，說：「大掐好，我是也
憨·顆粒吃多夫，寨此正式向大家謝照，我得羊」。